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二十七回 鄭恩遺像鎮村坊 匡胤同心除妖魅

詩曰：憶昔君從東道至，驅馳多遇殷憂事。

履危涉險不尋常，奮臂飛騰雲雨至。  
自慮稅駕屬何方，欸然中道意彷徨。  
繾綣適逢知己友，促膝談心在廟堂。  
百年瞬息如駒隙，白首徒傷奚足則。  
丈夫志氣須超凡，食前方丈終休歇。  
雄才大略及時揚，願作干城功滿場。  
徒使遺神及繪像，千秋能否有褒獎。

話說趙匡胤在興隆莊酒店內遇著了鄭恩，彼此離別多時，情深意篤。談論之間，鄭恩祇圖安樂，因此勸著匡胤，不要奔走風塵，伴他及時快樂，絮絮滔滔說了一遍。匡胤道：「賢弟言之差矣。我與汝都是頂天立地之人，須當推施雄才，待時展布，或者圖個封妻蔭子，竹帛垂名，上不愧於祖先，下不負乎一身，方是丈夫志氣，若然貪圖安樂，靠人營生，乃是庸夫俗子所為，豈是你我終身事業？賢弟聽我之言，休圖安逸，苟且存身，決當努力著鞭，冀求進取，斷不可墮了主意，將平身自命之志，埋沒不聞，便與草木同朽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匡胤一席話，把鄭恩說得垂頭嘆氣，半晌無言，想了一回，方纔開口道：「二哥，樂子聽你的言語，實是有理。就要樂子離了此地，也是容易，但如今往那裏去安身？咱們須要商議定了，纔好走路。」匡胤道：「大丈夫處世，四海為家，何處不是安身之地？賢弟祇管放心，與同愚兄此去，定有下落。」鄭恩依允，便同匡胤各各安睡。

次日起身，即叫一個從人，分付道：「你去把莊上的頭兒傳來，樂子有話商量。」那從人就去把興隆莊上的為頭老者，俱各邀到廟中，一齊施禮。鄭恩拱手還禮。那眾人見了匡胤，便問鄭恩道：「好漢，這位是誰？」鄭恩道：「這是樂子的二哥，極是有仁有義的，你們也來見個禮兒。」眾人又與匡胤見過了禮。然後鄭恩開言說道：「眾位鄉親，今日樂子傳你們到來，非為別事，祇因咱的二哥當年在關西放債，放去十萬八千兩銀子，沒有到手，如今要請樂子同去取討利銀，故此傳你們到來，樂子就要辭別。」眾人道：「大王，你是個財主，又是個福神，自從來到小莊，降伏了妖怪，請得英雄住下，以鎮合莊，便是風調雨順，地旺人興，真乃一方的佑神，百姓的吉星，我們怎肯捨得你去？還望安心住上幾時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主意已定，隨你怎樣待咱，總留不住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既神爺立意要去，但請再住幾日，且過了歲朝燈節，方去不遲。」鄭恩道：「不必，樂子想天天吃飯穿衣，管甚麼歲朝燈節？要去就去，有甚的流連疙瘩。」

眾人見他立意要去，祇得背地裏商量道：「看這神爺，已是不肯住下的了，我們苦苦留他，也是無益。為今之計，不如大家湊出盤纏，治了酒席，與他送行，祇當在此打伙一場，以盡我們的心事，何如？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們及早兒去辦事。」說罷，各各出了廟門，分頭湊措盤纏，整治了一席酒，抬到廟中，當殿擺下，就請鄭恩匡胤坐在上面。那兩個年高的上前把盞，說道：「神爺，我等皆蒙大恩除妖，保全合莊的性命，指望長在此間，使我等孝敬報答。不意今日一旦分離，拋別遠去，不知何日再得重逢，叫我等如何忘念？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鄭恩道：「眾位鄉親，也不必悲傷。樂子在此，承你們這般厚意，又是如此不捨，如今樂子倒有一法，便可報你們相待的厚情了。」那老者連忙問道：「神爺有甚法兒，可使我們盡敬？」鄭恩道：「你們這裏可有甚麼畫師？與我叫將一個進來，樂子要用。」老者道：「有有，不知神爺要來畫甚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去後，怕又出甚麼妖怪害民，故此叫他把我的圖樣畫下來——一則鎮壓妖邪，使他不敢侵犯。二則你們思念樂子，看了這像，就如親見的一般。這個法兒，卻不好麼？」匡胤從旁贊道：「賢弟此法，果是不差。列位快央人去請那丹青來，傳寫了像，我們好告辭也。」

那老者聽了，即便使人去，登時請了一個妙手丹青，領到廟中，與各人施禮已了，就在酒席前放下一隻桌子，備上筆硯，鋪下一幅素箋。那畫師對面坐下，提起狼毫，蘸上香墨，看了鄭恩模樣，舉手就描。但見他：

起手先將兩眼描，熊鬚眉黛潤添毫。  
形容不用多顏色，墨黑濃濃任意調。  
扎鼻下橫盆口闊，高顴相配地盤朝。  
橫生怪肉驚人怕，千載英雄有幾遭。

那畫師把鄭恩的形容細細描完，遞與眾人觀看。眾人一齊贊道：「果然畫得好，真的有一無雙。」

匡胤也便立起身來，接來觀看，亦贊道：「委實傳神，堪稱妙手。」遂與鄭恩看道：「賢弟，你看這幅畫像，你與毫髮無差，不枉了此番舉動，誠為可喜。」鄭恩接過手來，把畫左一看，右一看，看了一回，便大嚷道：「這驢球人的，不中人抬舉，怎麼把我的形容竟畫了一個鬼怪？你們眾人還要這等贊他。快與樂子把他趕了出去，休要在此。」匡胤笑道：「賢弟休怒，這是你生成面目如此，與他何干？」因叫眾人討了一面鏡子，遞與鄭恩道：「賢弟，你且照看，便知分曉。」鄭恩接過手來一照，看看那畫上的形容，瞧瞧那鏡中的相貌，不覺大喜，復又大笑道：「怎麼樂子的貌兒生得這般模樣？真是可愛，樂子今日見了，恁的歡喜。」眾人道：「神爺的虎彪形，果然有些愛看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有了這樣妙相，叵耐前日在木鈴關上，被那些驢球人的還把唾沫來擦磨，真是好歹也不知。方纔樂子若不把鏡兒照看，險些兒又要得罪了畫師，待樂子敬他三大碗酒，與他請罪。」說罷，將大碗斟了三盞酒，遞與那畫師。那畫師連忙作謝，接過來，把酒一氣飲了。

鄭恩道：「畫師，樂子已敬過你酒了，你好生把樂子的身材，服式，照樣兒畫起來，旁邊又要畫一根酸棗棍，又要一隻小犬。你若畫得合式，樂子還要敬你酒哩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，你這主意便欠高了，那眾位鄉親要留下你的真容，原為鎮壓邪魔，如若照依本身而畫，祇恐不成模樣。據愚兄之見，可加上襍頭、紅抹額、烏油巾、皂羅袍，手內拿一根竹節鋼鞭，旁邊祇畫一個猛虎，如此配合，方是威風出色。」鄭恩大喜道：「二哥的主意不差，樂子及不得你。」便叫丹青：「你祇依著咱二哥畫便了。」那丹青聽罷，就把顏色配成，依了匡胤的言語，繪畫起來。須臾畫就，懸挂起來。眾人一齊上前觀看，果然畫得威風凜凜，氣象儼然。怎見得圖像的好處：

鐵襍頭襯著抹額，烏油巾挂下龍鱗，皂羅袍純似黑漆，烏雲靴祇用墨拖。左手執根竹節鞭，右手拿個金元寶，一隻黑虎旁邊臥，體段威嚴實怕人。

當下眾人把圖像看了，一齊夸獎個不了。鄭恩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畫師，你果然真好手段，樂子再敬你三杯。」丹青推讓道：「神爺威鎮小莊，我等咸叨福庇，今日傳遺圖像，禮所當然，豈敢又辱賜惠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有言在先，必要再敬你三杯，你不必推辭。」遂又滿滿的斟了三杯，遞與丹青。那丹青不敢拂情，走上前接來，立飲畢，拜謝要行。鄭恩道：「且慢，樂子還有一個薄意兒與你。」遂叫眾人送了丹青一個禮兒，打發他去了。

然後叫聲：「眾位鄉親，樂子就要告辭了。」那為首的老者道：「既神爺不肯少留，我們不敢相強，但我們略有盤費銀二百兩，望神爺帶往前途，為路費之用。」鄭恩道：「眾鄉親，樂子在此，承你們的厚意，已是受享不盡，怎麼還要你的盤纏？這是樂子斷不受的。」眾人道：「些須路費，不過少表一點敬心，神爺若不肯收，我們要下跪了。」鄭恩即忙搖手道：「不要如此，待樂子收便了。」遂接了銀子，打開包來取了七八錠，叫道：「伏侍樂子的兩個小娃子過來，你們辛苦了幾時，可拿去買果兒吃。」那二人拜謝。鄭恩捲好銀子，揣在懷中，提了酸棗棍，負了行李。那鄭恩本無行李，因是鄭老者所備，故此也有了。匡胤亦將行李兵

器捎放好了，牽馬出門。匡胤上馬，鄭恩步行，兩個望前而走，眾人隨後送行。不覺走了五里多路，匡胤叫道：「賢弟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你怎不叫眾人請回，還要送到那裏？」鄭恩聽言，回轉身來，叫聲：「列位鄉親，不必遠送了。」那眾人尚要再送一程，鄭恩不許道：「咱們後會有期，不必多禮。」眾人無奈，祇得揮淚別去。正是：

眼前圖畫終成假，路上殷勤纔是真。

卻說匡胤鄭恩別了眾人，望前迤邐而行。一路上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兩個在路說些閑話。一日到一高莊，尋下客店，安放了行李馬匹等件，兩個坐在客房，酒飯已畢。時當昏暮，高剔銀燈。匡胤心有所觸，長嘆數聲。鄭恩問道：「二哥，你為甚發嘆？敢是這村店淒涼，不像那孟家莊上的那般鬧熱？樂子也曾勸你，你自己不聽，要受苦楚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說的那裏話來，愚兄想人生在世，如駒過隙，你我二人終日奔波，尚無歸著，空費歲月，所以嘆耳。」鄭恩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忒也著慌，樂子與你都是少年英雄，怕日後沒有事業，愁他則甚？」匡胤亦便無言，兩個各自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正欲出門行路，匡胤忽然心不耐煩，祇得住下。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若有甚心事，樂子現有銀子在此，就叫店家去備些酒食，樂子與你解悶消遣可好麼？」匡胤道：「好好。」鄭恩遂向腰間取了兩錠銀子，便叫店家端整酒食，須要豐盛。那店家接了銀子，便去叫人買辦，整備烹調。不一時，酒保送將酒肴進來，擺放桌上，便自出去。鄭恩見肴饌豐滿，心下大喜，掩上房門，便與匡胤對坐，兩個暢懷歡飲，極盡綢繆。

飲至午後，尚未撤席，祇聽呀的一聲，房門開處，驀地裏走進兩個婦人來。匡胤舉眼看他，年紀祇好二十上下，身上都是一般打扮，青布衫兒，腰繫白綾汗巾，頭上也都一色兒青布盤扎。生得妖嬈動眾，狐媚勾人。手中各執著象板。輕移蓮步，走上前來，見了二人，一齊萬福。鄭恩帶著酒意，朦朧問道：「你這兩個女娃娃，那裏來的？來此做甚？」那兩個婦人一齊輕啟朱唇，嬌聲答道：「妾等二人，俱在近村居住，自幼學得歌彈唱曲，雅舞技能，專在店舖宿房，服侍往來商客。今聞二位貴人在此，妾等姊妹二人，謹來獻羞勸侑。」匡胤此時也有幾分酒意，一時心猿意馬，拴縛不牢，便道：「爾等既有妙技，便可歌唱一回，自有重賞。」那兩個婦人即便輕敲象板，頓啟柔喉，款款的唱出一闋《阮郎歸》來道：

一別家鄉音信杳，百種相思繞。眼前勻粉調脂妙，誰道相逢早。

憶襄王，高堂渺，夢裏何曾曉。怎如彩鳳配青鸞，覆雨翻雲好。

那兩個婦人唱罷，好似黃鸝弄巧，宛轉悠揚。匡胤聽了大喜，稱贊不休，又叫他歌舞。那兩個婦人欲思迷惑，正中其懷，各施伎倆，帶舞隨歌，做作起來。但見：

萬種妖嬈，露出勾魂景態。千般嬌艷，裝成吸魄形容。

匡胤酒酣情洽，意亂心迷，痴著臉兒，祇是呆看。

此時鄭恩雖也有些酒意，卻祇斜靠身軀，凝眸諦視。心下暗想：「這兩個娃娃有些詫異，怎麼歌舞祇向著二哥做鬼斜眼？」觀那匡胤，見他如出神的一般，雙睛祇盯住在婦人身上，心下愈加疑惑。按定心思，運動那雌雄神眼，不轉睛的把那兩個婦人上下瞧科，正見他轉折盤旋，移挪閃躍，卻早看出破綻來了。立起身來，將桌子猛然一拍，大叫道：「二哥，這兩個不是女娃娃，乃是妖怪，你不要被他弄了。」這一聲，早把匡胤提醒，如夢中驚覺，酒意全無，說道：「三弟，怎見他是個妖怪？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這兩個婦人知事已泄，各把手中象板變了兩對兒柳葉刀，望著弟兄二人一齊直奔。鄭恩慌取了酸棗棍。匡胤取刀不及，閃身解下鸞帶，迎風變成了神煞棍棒。四個就在房中捉對兒相拼，雖非疆場武事，也如房室顛狂。但見：

未分妖類，盡是人形。兩女雙男，不見洞房花燭，相交對敵，果然蕭牆干戈。刀分處，棍棒齊鑽，何異男貪女愛。棍攪時，柳刀迎合，怎殊倒鳳顛鸞。為探真元滋妖艷，免不得先禮後兵。豈容氛穢亂清塵，畢竟要斬妖縛魅。

當下四個在房中，你爭我鬥，各施本領，耳中又聽叮當之聲，卻把那桌子掀翻，碗盞盡都打破。

先說鄭恩與那個婦人對敵，約有半個時辰。鄭恩本是有心提防，胸中已有算計，正要捉他破綻，不期那婦人側身處，正蹈了那地上肴饌，一時膩滑，立腳不定，將身一歪，正要顛翻。鄭恩趁勢舉起酸棗棍，用平生之力，狠命一下，祇聽撲的一聲，早把那婦人打倒，便是四肢不動，斷火絕煙，原形反本，乃是一隻玉石的琵琶，溫潤潔白，光彩晶瑩。這一個婦人看見羽黨已亡，諒難如願，祇得棄了匡胤，將身一折，變選了一個玉面的狐狸，思量逃走。鄭恩那肯容情，躡將過來，眼明手快，用力一棍，打倒在地。那狐狸負痛，蹲伏不動，口裏吱吱的叫。又經匡胤幾下，早打得骨軟皮殘，絕淫斷欲。正是：

憑他變化迷人巧，難免今朝棍下亡。

原來這二妖專一變做美貌婦人，迷惑男子，漏取真陽，補助自己工力。那愚人貪色誤入彀中，將有用之生命，填入火坑，究竟所得不償所失，亦何取哉？閑話休提。

祇說那店家在外，當時房中舉動之事，豈有不知的麼？憑你房屋重疊，路徑迂回，終須有些聲響，況飯店之中，所隔有限，如何湮沒無聞，不來照看？看官們所未知，從來祇口莫說雙言，一筆難書兩字，聽在下慢慢分說，便見井井有條。那店家進來之時，就在這打翻桌子碗盞叮當之際，他聞此聲響，疾忙趕至客房前，正見兩對男女在這裏爭鬥，心下祇猜是姦淫不從，持強相鬧。欲待上前解勸，又見他各執凶器，性命相拼，怎好赤手空拳，排難解紛？祇好遠遠的立著，張望風景。看到鄭恩打死婦人之後，他便暗暗跌足道：「怎麼當真的將人打死？這還了得？」不一時又見這兩個婦人倏忽不見，心下又想到：「一定又把那個也打死了。這兩個恁的行凶，必非善良之輩，我且進去與他理說，見機而作便了。」想罷，挺身而進，叫道：「二位客人，清平世界，朗蕩乾坤，怎麼將人打死？卻不害了小店受累，枉吃官司。不知二位如何主意？」

匡胤未及開言，祇見鄭恩早把店家扯了過去，指道：「店家，你且看看這是甚麼東西？還在這裏說那夢話。」那店家定睛一看，見一個是玉石琵琶，一個是玉面狐狸，心下甚是驚駭，一時沒做理會處，便道：「客人，這是怎麼講？」匡胤道：「店家，你原來不知，這兩個並非人類，乃是多年妖物變化人形，迷害生靈，諒也不少。今日俺兄弟二人若無半點本領，焉能除滅於他？必然亦被其害。他向來出入，難道通無消息，不見蹤跡的麼？」那店家聽了這番言語，頓然省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我們祇道他進來趁些錢鈔，誰知乃是個害人的惡物，吸髓的妖邪。怪道前番來的客人，進來都是強健身軀，與他交接之後，便是羸羸形象。我們祇疑是房屋不利，也曾幾次請法師建醮淨宅，總然無益。原來這是孽畜作怪，實實不知。今日也算他惡貫滿盈，遇著二位好漢，斷除了他，便是二位的陰德，方便於人。小店受此大恩，愧無答報，奈何？」那店家說罷，復又再三的稱謝，然後往店中去了。

此時天色正當晌午，匡胤便欲收拾出門。鄭恩道：「且慢，樂子還有未了的事，如何去得？」不爭鄭恩有此周折，有分教——

程途遍歷，波浪迭興。正是：

愛向變中尋活計，喜從鬧裏覓生涯。

畢竟鄭恩有甚未了之事，當看下回自知。